

喻后林 著

啼笑皆非上

通过两个家庭的

矛盾演化和人物命运的
沧桑沉浮，折射出一个
时代的变迁。曲折离奇
的故事情节，独特神秘
的乡野风俗，光怪陆离
的人文世界，淋漓尽致
地演绎出动荡年代的社
会画卷。作品以诙谐幽
默的笔调，娓娓道来的
手法讲述了许多鲜为人
知、啼笑皆非的故事，
揭示了一个时代变革和
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羊城晚报出版社

喻后林 著

啼笑皆非上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啼笑皆非：全2册 / 喻后林著. —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543-0170-8

I. ①啼… II. ①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9904号

啼笑皆非

Tixiao Jie Fei

策划编辑 喻 彬

责任编辑 喻 彬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广东同文

责任校对 何琳玲 潘子扬 王志娟 张灵舒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 邮编：510085)

网址：www.yewb-press.com

发行部电话：(020) 87133824

出 版 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32 字数640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170-8/I · 207

定 价 160.00元 (全2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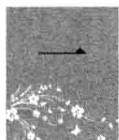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	求雨烧掉龙王庙	王家不认王家人·····	1
二	一进一出又一剧	梅戏子巧遇良缘·····	26
三	双寡撒情意绵绵	光介完婚情切切·····	47
四	巧妇难为无米炊	婆媳经常闹分歧·····	65
五	猴子赶睡牛栏顶	阿婆先行共枕眠·····	89
六	光令脱衣裹光尸	阿香深感情义重·····	107
七	大拐子行骗完婚	八刮子比美吃醋·····	132
八	八刮子有意扒灰	大拐子有心杀父·····	156
九	大脑壳迎娶美女	三瞎子偷情丧命·····	173
十	先行进入洋学堂	上学耕种两不误·····	188
十一	索先行小学毕业	臭保丁私塾收书·····	213
十二	王七癫子大发作	王氏娘娘逢大庆·····	230
十三	八刮子投靠皇军	大拐子调戏侄媳·····	241
十四	西山吓死李青秀	打赢官司获赔偿·····	254
十五	叔侄情深生爱意	长辈反对起风波·····	271
十六	梅戏子独闯江湖	皮影戏助阵扬威·····	293
十七	保客子病入膏肓	八刮子敬请喝酒·····	304
十八	狮头峰闹鬼惊魂	王七癫子被吓死·····	322
十九	王七癫子不该死	复活杠神闹翻天·····	339
二十	八刮子大刮兵油	大拐子大行其拐·····	361
二十一	阿婆生日吃硬饭	阿婆主办南瓜宴·····	387



二十二	招待所美女群聚	鬼子兵日夜逍遥·····	406
二十三	招待所开张营业	大拐子日进万金·····	427
二十四	索光合惨被压死	索光介连续添丁·····	451
二十五	索家一家变三家	光令行贿惊皇军·····	479
二十六	大家难小家也难	大旱争水又添难·····	503
二十七	西山大闹招待所	人狗通奸第一回·····	529
二十八	大拐子四十当爸	八刮子乐极生悲·····	551
二十九	全民抗日大发展	狮头峰日军被剿·····	572
三十	游击队进攻狮峰	狮头峰日军大败·····	595
三十一	狮头峰满目疮痍	铁八刮子仍坐庄·····	628
三十二	解放军大举南下	中央军狼狈南逃·····	651
三十三	走遍天下寻老四	斩草除根灭祸患·····	672
三十四	游击队活动频繁	伪政府一夜消亡·····	700
三十五	土改工作队进村	王仁父子躲进山·····	705
三十六	二妹子嫁给白获	王天玉被抢回家·····	732
三十七	王家父子藏石洞	罪恶滔天双毙命·····	755
三十八	白干完姻上大学	先行天玉不示弱·····	791
三十九	胃病拖死索光介	先行读书故事多·····	809
四十	索氏母子归自然	先行悼念祭阿婆·····	841
四十一	白干白获又白拿	白拿不得遭枪决·····	863
四十二	索先行走向生活	“文革”武斗险丧命·····	897
四十三	王庆梅久病寿终	啼笑皆非之由来·····	931
四十四	酒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958
四十五	王七癫子中大奖	聘请天玉当老总·····	985



一 求雨烧掉龙王庙 王家不认王家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事难料，祸福相倚，千变万化，奥妙无穷。

狮头峰气势磅礴宏伟，古树参天，飞禽走兽，虎啸狼嚎，小桥流水，瀑布飞泉，云雾缭绕，山势险要，形如雄狮，故曰狮头峰。周围数百里，良田千顷，百姓成千上万，其中，有富人，但更多的是穷人，王仁就是其中的一个富人，绰号铁八刮子，在狮头峰远近闻名，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广聚钱财，在当地已经成为首富；在政治上，上下勾结，鱼肉百姓，无恶不作，也称得上狮头峰地区的一只公狮。铁八刮子骨瘦如柴，个子挺高，他的兄弟、儿子、孙子、侄子等亲戚一大串，流氓、地痞、二流子、狗腿子等下三烂朋友一大群，听其使唤。他更身兼狮头峰地区保安司令，得到军界的支持，挂上校正团的军衔，下面有一大群爪牙，为他为虎作伥，为非作歹，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狮头峰群山起伏，除山峰耸立云端外，大多是丘陵山地，延绵起伏至数百里远，就在这山峰之下，有一座房子画栋雕梁，古色古香，坐北朝南，风景优美，不是王宫，胜似王宫，名曰：狮头胜境。这座房子又名狮头村，普通老百姓都叫它狮头村，然而，在这些房子的左边不远处有一栋五层楼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子，显示出现代气息。这房子是给做工的住



的。当西晒时，那些妇女、小孩、老太太、老爷爷只好躲在房子的深层后院，摇着扇子乘凉休憩着，尽管光身露体或穿衣很少，也是汗流浹背，热浪冲人，那些男人特别是年轻小伙子，早就泡进水里了。相反，冬天却是北风呼啸，寒风刺骨，寒气逼人，整天缩在家里不敢外出。房子的右边约一公里处是一个大菜园，种着各种蔬菜。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活十分辛苦而酬金微乎其微，就是养家糊口也是难以维持。房子的前面是一块大操场，每当祭祀，喜庆，逢年过节，铁八刮子率众举行仪式，有关人员一律参加，不得缺席，否则没有好果子给你吃。

是时正逢大旱之年，过百日，天无滴雨，田地大多龟裂，裂缝几分至寸多不等，田禾披头散发，在枯黄的枝叶中抽出几枝绿苗，在龟裂的土地上苦苦地求生着，山林植被灰尘满面，无精打采，将死还活，苦等甘霖；更有那人畜不仅没有粮食、肉食、蔬菜吃，不少地方饮水也很困难，要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挑水吃，主食尽是野菜，粽子籽，草根，树皮，甚至还有观音土，小孩不能吃，大人吃了引起消化不良，便秘，拉屎不出。病倒好多人，有的老百姓养活不了孩子，就将孩子卖掉或者送给那些可以养活孩子的人抚养，以此减轻负担，其实这是非常悲惨的事，哪个父母舍得将自己的孩子卖掉或送人，当孩子被迫带走时，每个父母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死去活来，只好依依惜别，在场人员无不为之伤心落泪。

铁八刮子王仁在如此大旱之年若无其事，置若罔闻，日日逍遥，夜夜笙歌，大吃大喝，无恶不作。一日王仁无事在家闲着，忽报，远行侄子五炮蹄公王俊义来了，此人酒量极大，狂饮起来，不知道醉，二两的杯子五十度白酒，一次五杯没问题，此谓“五炮”也；个子一米八，两条腿走路如飞，胜过马蹄，此谓“蹄公”也，二者合二为一，叫作“五炮蹄公”，这就是此公的绰号由来。俊义进得门来，见王仁坐在太师椅上，拱手弯腰叫声：“仁叔，久违了！”

王仁示意俊义坐在身边的太师椅上，问：“有何要事？”“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一则来看看您；二则近几个月来天旱，灾情十分严重，佃户们苦不堪言，日食难度，有的甚至卖儿卖女，您有什么高招，可以救救他们。”俊义说。俊义讲这些只因自己也是穷人，算是代表那些佃户们有求于王仁，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免得王仁嘲笑他为穷人说话。铁八刮子听了哈哈大笑说：“天旱与我何干，难道说天旱怪我吗？又不是我造成的，我有那么大的本事吗？”俊义急不可待地说：“不，不，不，哪能怪您呢？只是您岁数大，见识广，主意多，经验丰富。”这样吹捧一番，王仁自然软了下来，默然不语，继续静静地倾听俊义的话：“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认为天旱极为严重，非人力可抗拒，只好靠菩萨保佑，去龙王庙求雨，以保众生平安，现在的问题是无人牵头，我想借您的福气和虎威，出面牵个头，当个头人，去龙王庙求雨，以满足众望。”王仁听后略有思索，此事在脑子里打了几个圈，点了点头说：“只好这样。”

其实要王仁点头默认很不容易，主要是王仁认为这又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何乐而不为，于是脸上由阴转晴，露出微笑。俊义见状伸直了腰，长舒了一口气，少不了又是酒饭一顿，只是吝啬的王仁满足不了俊义的欲望。在一般情况下王仁是不会与别人同桌吃饭的，今天俊义谈的问题正中王仁下怀，但去龙王庙求雨只是一种形式，不过所需费用不少，这笔钱从哪里来呢？王仁明明知道要从老百姓身上取，自己不愿说出，让俊义说，俊义听了，笑道：“当然在老百姓身上取，这些您都不用管，让下面去办就是了。”

俊义下去散布求雨的消息后，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狮头峰地区，老百姓当然拥护，寄予很大希望，但要捐款就凉了半截，哪有钱呢？王仁为了冠冕堂皇，好像他是忠心耿耿为大家做事，把祠堂门打开，迎接捐款者，并且派王俊义把守，收缴，计账登记。最初几天，哪有什么人来捐款，就是平常见了



王家人，也不敢打照面，甚至绕道走，何况要去送钱，更是无人问津。俊义坐了几天冷板凳，一星期过去了，王仁觉得不是味道，好没面子，好像求雨是我的事，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事。在家踱来踱去无计可施之时，大儿子俊忠，绰号大拐子，进得门来见父亲闷闷不乐，问道：“爹爹有什么不称心的事，那么不高兴。”答曰：“就是求雨的事无人捐款，无计可施，总不能要我们一家子出吧！”俊忠听了呵呵大笑，“哎呀呀，老爹您瞎操心，不交钱不捐款就不求雨，怪我什么事，再过十年八年，我们家的人也不会饿死，您真是‘吃咸萝卜操淡心’，何苦呢！再说应该做做宣传工作，使其家喻户晓，我们去庙上借了大锣、大鼓、狮子，在整个狮头峰地区轮番舞起来，把求雨的信息告诉本地区的老百姓，让他们知道，一则显示我们王家对他们的关心，二则他们也会知道是要出点钱的，同时也可以物代钱，如求雨那天也得搞顿饭吃，就得柴、米、油、盐、菜，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价代交，如这些东西都没有就以人力代交，需要时就过来干事。”

于是俊义把俊忠的意思归纳为几条，以安民告示的形式贴出去好几份，果然不到两天就有人前来交款交物，也有人前来说明无钱物可交，但可以出卖劳动力，帮助干活，可以随叫随到，大家认为这是大家的事，所以积极性大为提高。王仁知道此事后，十分高兴，一个劲地夸奖说：“还是俊忠有办法。”在夸奖俊忠的同时，又向俊义布置任务说：“从今天开始，俊义不仅仅只是收钱收物，还要开始做到龙王庙求雨的一切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几条龙的龙头、龙尾、龙身，大锣，大鼓，小开台，长号，短号，西洋乐器，鸟枪，三眼銃；龙要舞起来就要舞龙手，乐器要响起来就要打击手，枪、銃要有人放，做饭做菜要厨师、杂工，还有纸扎的四大金刚，八大天将，八仙过海，这些你都要去调拨人力物力，合理安排，争分夺秒抢时间，现在十万火急，灾情严重，急需救治。”

似乎王仁十分关心灾情，体贴民情，其实不然，王仁是借求雨之机，又一次大量搜刮人民的血汗钱，所以这般殷勤，打开祠堂门求雨大部分为狮头峰地区的王姓人家，小部分是其他姓氏，虽说出于王仁的压力，王氏本家有不少人交了钱物，但各行子孙也十分拮据，入不敷出，加上天灾大旱之年，连糊口也不济，真可谓“铁匠师傅，餐打餐”。哪有银钱捐出来求雨呢？何况龙王爷是否喊得应，听得见，很值得怀疑，因此没有一个人愿意捐款的，有人说：“再过一百天不下雨，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钱，如果不捐则距求雨之资，还差得远，也只好到他姓人家收取一些求雨之资。但王氏家族中有一名叫俊清的，神经错乱，有些失常，人称七癫子，平常好吃懒做，嫖赌逍遥，流氓成性，听到王氏宗祠大开祠堂门捐款，赈灾求雨，却反其道而行之，显得异常积极，干劲倍增，挨家挨户勒索逼交捐款。由于家家户户都很贫困，加上七癫子又没个好名声，有钱也不愿奉给分文，何况手边也拿不出来。七癫子到处游荡了好几天，差不多跑遍了整个狮头峰地区，也是一无所获，毫无收获，只得作罢。你道七癫子为何如此积极，东奔西跑，难道真是为了救灾求雨吗？非也，而是为了拜神祭龙王那天大吃一顿，以塞饥肠，或者从中弄虚作假，贪些银钱糊口。王仁看到这种情况，走捐款之路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于是邀请一些主要族干，经再三研究，大家绞尽脑汁，无计可施，满堂屋的人屏住呼吸，静得连蚊子的嗡嗡声都能听见，正当大家冥思苦想之时，忽然有人打破沉默，很是激动地说“有了”，并且加重了语气，提高了嗓门，“有办法了。”

满屋子的人都怀着惊喜的神态，注视着“有办法”的人，原来是王家的一名长者叫王松，是王仁的弟弟，人称“鬼点子”的，得意忘形，众人吆喝起来，“快说！快说！什么好主意！吹牛！”大家异口同声地站起身来质问道。鬼点子伸出手臂一挥，示意大家坐下，慢条斯理，文质彬彬地说：

“请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听我说。”于是大家坐下，鸦雀无声，静听鬼点子高论，“我们王家的子孙，都是些不争气的，不肖子孙，把老祖宗交给我们的一点产业全部消耗殆尽。”

众人听了不是味道，无奈王松是长辈，只好听下去，“目前正值大旱之年，族上各行捐款献物，拜神求雨，以济黎庶，但大家都不争气，拿不出钱来，看来此路不通，只得另想办法。”此时有人插话说：“究竟有没有办法，松叔，快说呀！真急死人，不要说了半天还是没有办法。”“不急，不急，你急就拿出钱来，你有吗？”那人只好伸伸舌头，做做鬼脸静候着。松叔继续说：“办法是有一个，不知大家赞成不赞成。”“说出来再说！”有人沉不住气大声吼着，也顾不了王松是长辈了。松叔接着说：“就是在众多的佃户身上打主意，加他们的进赃款。”大家听了松叔的好主意，长叹一声，吹胀的皮球，一下子泄了气，然而大家言论纷纷：“我为什么好办法，好主意呢？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榨干了油水的干豆饼，这是一个地道的馊主意，那些佃户们不是也跟我们一样穷吗？他们有什么钱加，表示怀疑，你说要他加，他就加吗？”松叔接着说：“如果不加进赃或者加不出来，就退佃，把他们撵走，让有钱的加得起进赃款的人来住，现在王老四已经进赃三百元银圆，而我们这次拜神求雨，不过买些纸钱、香烛及猪、牛、羊等牲畜祭奠一番，大伙集在一起吃顿丰盛的晚饭罢了，最多也不过二百到三百银圆即可，就要求王老四等佃户每户加进赃款五十元，二十多个佃户不就一千多元了吗？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办法不是很好吗？大家谈谈好不好呢？”

鬼点子王松说完就吧嗒吧嗒地抽起水烟筒来，满屋子的人，满屋子的烟，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论起王松的办法来。有人在屋子的角落里小声地说：“王老四不是穷得胯里打节巴吗？他哪有钱加进赃款呢？你们没有看见他们家天天喝稀粥，哪是粥呀，是米汤，是水，这不是存心害人，不要人活

吗？”但他不敢大声正式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自己也说不出好办法来，话到嘴边又咽下去。这时有人大声说：“事到如今，也只好照松叔的办法去做了，王老四虽有困难，我看变卖变卖，五十元银圆还是拿得出来的，中国有句古话‘瘦狗子也要熬他三斤油呢！’试试看吧？”“不是试试看，王老四拿不出五十元就撵走，瘦狗子熬不出油来，也要榨出点水来，不是有人说他天天喝水吗？软的一手不行，就来硬的一手，才会奏效。”松叔说完，自己就得意忘形地哈、哈、哈地大笑起来，这时屋子里也阴阴阳阳地笑了起来。笑声中七癫子俊清来了，一进门就打听到他们在讨论拜神求雨的事，为筹集资金而苦恼，要王老四等加进脏的事，他举起双手赞成，“管他们有没有，他们没有就向别人借嘛！这办法好，这办法好。”王七说。

王松为了维护族上的尊严，摆出长辈的架子说：“这里有你说的吗？你懂什么，还不快点给我出去。”七癫子满腹委屈，很不服气地唠叨着：“我不是也姓王吗？族上的事我为什么不能发表意见呢？”七癫子为自己辩解。“现在轮不到你，无名小辈，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成器的东西，还不快走。”王松骂道。七癫子愤愤不平，退了出来，王松转怒为安，“如大家提不出新的更好的办法来，我看就这样了，明天我就去通知王老四他们那些佃户们，叫他们赶紧准备钱，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四，我看限他们十天，即十四日那天交钱，如果交不了钱，就只得另想办法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大家唏嘘一阵走了。事后，王松和俊忠、俊义兄弟边走边谈，“我看没有把握，说老实话，王老四他们那些人哪里拿得出钱来加进脏，不饿死能熬过去就算不错了，这时候提出来加进脏款，岂不是太缺德了吗？”俊义有点埋怨地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什么叫作有德，什么叫作缺德？我们牺牲王老四他们一点点利益，只要他们能挤出乳汁来，求神拜佛求雨，能求到大雨，降下甘露大雨，普救众生，那才是王氏宗祠之大德，也是



我们的老祖宗积了大德，才会降雨的，如果我们不想办法筹资求雨，大家都只会等着饿死，岂非只有王老四他们那些佃户呢？那才是最大的缺德，所以压压他们，算不了什么，何况他们会活下去的。”王松为自己的主意辩护。

“话虽如此，就怕那些佃户们死也交不出钱来，那就不好办了，我看还是算了吧！”俊义补充说。“依我看不如双管齐下。”俊忠接着说。松叔一听，感到很新鲜，“怎么个双管齐下法？”“明天你去通知那些佃户们的同时，上上下下到处放风说，这次求雨筹资，需要佃户们配合大家加点进赃款，如果谁无钱加进赃我们就退佃，让那些有钱加进赃的人来居住，耕田作土，这是对王老四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要他们赶快交钱，否则面临退佃的危险，这就叫作双管齐下。”松叔跷起大拇指，大叫“妙，妙，妙”，连连点头，表示赞许，“就这样办，就这样办。”事后，松叔对侄儿俊忠的意见大为欣慰，深深感到后继有人，真是祖宗有德，子孙争光，正可谓光宗耀祖。六月初五那天清晨，仍旧是东方升起了火红的太阳，蔚蓝色的天空，晴空万里，连一点云屑子也没有，何来雨下，俗话说得好，“天上无云不下雨。”王老四一早起床坐在门槛的奇鼓上，呼噜噜呼噜噜抽起他的水烟筒来，烟斗里装的全是发了霉的烟杆子粉末，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咳嗽了一阵，走进菜园子，想去摘点菜回来充饥，东看看，西瞧瞧，不觉自言自语地叹了一口气道：“莫作孽，菜长得那么差劲，真是要我们全家的命呀，这是天数，非我能为也。”看到地里长得矮小的被太阳晒得发蔫的蔬菜，实在下不了手摘，就是连兜拔下也没有多少好吃的，怎么也下不了手，在地里踱来踱去转了几圈，无从下手，只得两手空空回到了家里，老婆孩子也已起床，唯有年老多病的老母亲尚躺在床上未起，老婆韩氏看见丈夫从菜园子回来没好气，忙问：“吃什么？一根菜也没有。”

王老四欲哭无泪，懵里懵懂：“我也不知道，天这么干旱，我有什么法子，只好在不多的米中多加水，天再旱连喝的

水也成了问题，还吃什么菜呢？就是几根菜秧子也快死了，唉！真是天不从人愿。”韩氏听见丈夫这么说也只好作罢。吃早餐时，已经是八九点钟了，火红的太阳已经上升二丈多高了，早餐还没有吃完，王松就拄着拐棍，踏进了王老四的大门，看见王家正在吃早餐，猫眼就往餐桌上盯。老两口已经吃完了，只剩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在吃，碗里装的尽是清淡的白水，谈不上是稀饭或者叫粥，大的男孩十四岁，拼命地喝，肚子胀得鼓鼓的；女孩十一岁，很少吃，两只眼睛泪汪汪地叫喊着：“妈妈，我要吃干饭。”韩氏答道：“你吃就吃，不吃就算了，不怕饿就不吃，哪里来的干饭，等到扮了禾就给你吃干饭好吗？那时让你胀过够，变个饱死鬼。”

女孩无法，知道妈妈无法给干饭给她吃，喝了两口米汤般的白水走了，但仍在哭泣，两眼泪水汪汪。王松见了此情此境，竟也凉了半截，估计榨不出油水，但又不能不说，因为这是自己的主意，族上的决定，坐了半天开言道：“老四，目前大旱之年，我们族上已经决定到龙王庙拜神求雨。”老四连声应诺道：“若能求到雨，我举双手赞成，一万个同意。”王松提高了嗓门说：“这是你说的，就得请你帮个忙，每个佃户都要追加点进赃款，不多，就五十元银圆，今天是初五，限你们十四交到祠堂里俊义处，以此作为求雨之资，俊义在那里专门收钱，你看如何？”

王老四一听这话，傻了眼，差点晕倒，这话有如晴天霹雳，点烟的蒿火把跌落地上，慌忙弯腰去捡，左手里装烟杆末的竹兜公里的烟杆末子倒了一地，水烟筒里的烟油水也倒了一地，地上现出两摊印子，一是烟，一是水，弄得满屋子的尼古丁味道，怪难闻的。王松看见老四捡起蒿火把，又把烟杆末子用手指一点点扫了起来，放回竹兜公里，然后支起腰来，两手发抖，两行泪水脱眶而出，一滴滴掉到地上，声音沙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松叔这年头你知道，莫说要我拿出五十元银圆，就是活命也十分艰难。”王老四拿着蒿火把的右手指着



桌子上没有收拾好的碗筷，“你看到了吧，不用洗碗，干干净净，就是喝这样的水也难熬过这样的大旱之年，望松叔修修好，积积德，待我老四有钱的时候再加进赃吧。”说完又是一阵咳嗽。王松把脸一沉，“不行，这是族上的决定，我只是发发通知，其他地方都拿不出钱来，只好在众多的佃户们身上想办法，就是想大家加点进赃款，问题不就解决了嘛，我想你把好的东西变卖变卖，克服点困难，向亲戚朋友暂时借借，多想想办法，事在人为，也许可以解决，否则就不好办，我把话说在前头，十四日那天拿不出五十元那就莫怪我不讲情面，我们就只好把房子、土地改佃给别人，望你积极筹款，勿失良机，再说这求雨之事又不是为了某个人的利益，还是为大伙，对你也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你自己考虑吧，我只是通知你一声，我还有事，我要走了。”说罢，拄着拐杖，起身要走，王老四听了这一番言语，不觉肝胆俱裂，连说数声：“怎么办？怎么办？……还得求松叔开恩做主。”

王老四心慌意乱，竟忘了起身送客，呆呆地坐在那里，魂不守舍。韩氏见王松走了，急忙出来问个究竟，但丈夫王老四有如木头人似的坐在那里，“怎么办呢？你懵了，怎么不说话呢？”“叫我说什么呢？刚才你不是都听到了吗？要加进赃。”“管他呢？反正要钱没有，把我俩的老骨头拿去祭神吧，还有母亲、孩子一起都拿去祭神吧，这样也太可怜了吧！难道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吗？”“还是去借借看，兴许也能借点，要不把女儿晶晶卖了吧？”王老四没好气地说。“借钱！你的脸皮最厚，我看也没有什么办法，你借了人家多少钱，欠了多少账，算过没有，别人不来要，不来逼，就是看得起你，算你很有面子了，现在这种大旱之年，根本不要启齿，这是什么时候，不要不识时务，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要借你去借，我可没有地方去借，我没办法，女儿卖不卖由你，反正又不是你身上的肉，你又不心痛，你不心痛我还心痛呢！”

晶晶在旁边听见爸爸要卖她，妈妈又不留她，急得心慌慌大哭起来，拉着妈妈的衣服，“妈妈，妈妈别卖我，我吃稀饭好不好，我不要干饭了。”又是亲妈妈的脸，又是捶妈妈的腿，哭得稀里哗啦，泪水汪汪，在妈妈面前大献殷勤。妈妈伤心极了，一把拉过晶晶，搂在妈妈怀里，妈妈的泪水滴在晶晶圆圆的脸上。大儿子王林听见爸爸妈妈的对话，就趴伏在桌子上纳闷，一声不吭。老母亲在隔壁房间的床上啼哭，叹息命苦，口中默念阿弥陀佛。全家人万分着急，不知到哪去借钱，只好求菩萨保佑消灾。

王松从老四家出来，走到距老四家约两里地的一个药店，叫作安康大药房，药房老板叫作刘佑云，绰号刘天师。王松尚未进门就老远看见刘天师戴着四百度的深度老花镜正在捡药，左手拿着八钱点子称，正在称药，右手时不时将眼镜往上托。王松一进门就拱手，大声呼唤：“刘先生，刘先生，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刘先生笑咪咪丢下手里的活拱手道：“王先生大驾光临，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真是稀客，请坐，请坐。”随后就是倒茶，递水烟筒，一阵寒暄，客气极了。王松接过茶放在堂屋正中央的桌子上，斜坐在左边桌旁的长凳上，呼噜噜呼噜噜地抽起烟来，刘先生斜坐在右边桌旁的长凳上陪伴着王松。王松边抽烟边说：“目前天气久晴不雨，干旱十分严重，不少水稻虽说经过抗旱救灾，但现在又发黄了，无水救急，土里的红薯、蔬菜就更惨了，真是大问题。”刘先生插话说：“是的，是的，是大问题，是大问题。”“我们王家祠堂准备到龙王庙拜神求雨，到各行子孙筹集资金不济。”听到此处刘先生有点纳闷，心想：“是不是要我出钱，店里生意不好，目前尚且亏本哪有钱求雨。”两手捏着一把汗。王松接着说：“因此想到族上的佃户们，要他们加些进账，目前天气吃紧，所以限他们十天交钱，每户大约五十元。”

刘先生心里掉下了一个千斤重的秤砣，知道不是要他



捐款，于是便笑嘻嘻地忙说：“好，好，这是好事，这是好事，但问题是像王老四那样的困难户，能不能掏出钱来表示怀疑？”王松阴险地说：“不会吧，如果真的限期到了也拿不出钱来，就只好把他退了，凡是拿不出钱的，都照此办理，所以烦刘先生打听一下，有谁要佃，又能拿出三百六十元银圆的对象。”刘先生点头答应说：“好的，好的，我给你打听打听，看谁‘中标’，这是大家的事。”“请帮忙。”说罢王松起身离开了安康药店，又去周家大屋放风了，总之唯恐天下不乱。

经王松在安康药店、周家大屋等处放风后，刘天师刘先生等一起哄，没有几天工夫，很快就传遍方圆几十里，甚至整个狮头峰地区，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真可谓天灾人祸至矣！刚好传到被逼要退佃的索氏三兄弟的耳朵里，索氏三兄弟：大哥保客子光合，二哥梅戏子光介，四弟葵四爷光令。大哥是当家的，他们一家子也是佃户，东家正要赶他们走，只是一下子找不到地方。保客子一听到这个消息后，自然而然有些高兴，但仔细打听，才知道是铁八刮子要逼王老四加进赃不成时才有可能，望而却步，希望是有的，王老四穷得胯里打节巴，哪有钱交啊，不过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不忍心挤走王老四。当别人谈起此事时，保客子说：“那地方并不怎么合适，再等等看。”其实内心十分喜欢，很是满意，而且私下也与刘天师谈过：“只要王老四出来，我就进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王松给王老四交钱的限期眼看就要到了，可是王老四手里一分钱也没有，而且天天吃淡菜，连盐也没有，想来想去家里有什么东西可变卖的，那些破家具没有一件像样的，值不了几个钱，仅有一床棉被稍好一点，是母亲的，就瞒着母亲想把棉被拿出去当掉，能否当二十个铜钱，到了当铺里，老板看了一眼说：“不要。”又拿到市场上去，摆了大半天，不少人来看，大家都说便宜，就是没人要。时间已近中午，市场上已没有几个人了，刚巧王老四指门对户的邻